

对日汉语教材生词翻译问题成因初探

——以《我的汉语教室》为例

孙婧荷子

(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京 210095)

摘要:随着“汉语热”的流行,研究对外汉语生词翻译问题的学者也逐年递增。但是,对日汉语教材生词的翻译问题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以对日汉语中使用范围最广的《我的汉语教室》一书为例,首先对比分析国内外对日汉语教材生词翻译问题的研究现状;再对教材中存在的生词翻译问题进行了收集分类;最后罗列出造成生词翻译问题的形成原因,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关键词:对日汉语教材;生词翻译;形成原因

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7)01-0120-05

The Primary Exploration of the Reasons of the New Words Translation Problems in th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Japan: Using *My Chinese Classroom* as an Example

SUN Jing-hez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Chinese fashion", scholars who study problems in new words translation of TCSL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However, there are only very few research results on problems in new word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Japan. This paper will take *My Chinese Classroom*, which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for Japan, as an example. First, it will contrast and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on problems in new word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Japan at home and abroad. Then, it will collect and classify the problems in new words translation in this teaching material. Finally, the paper will list the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problems in new words transl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Keyword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Japan; new words translation;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一、引言

伴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对外汉语这一学科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对外汉语学科迅猛的发展势头,也带动相关教材的“出版热”。教材是留学生学习内容的载体,也是教师和学生沟通的媒介,而生词翻译又是对日汉语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恰如其分的生词翻译可为学生们学习、掌握、使用汉语词语提供必要的帮助。

国内对外汉语的生词翻译研究多集中于两大领域:一是研究留学生在将母语翻译成汉语时出现的偏差及其成因。如王海珍(2009)、MARIA DELCARMEN ESPIN GARCIA(2013)等等都属于此

类;二是像矫政杨(2009)、赵芳(2013)等研究对英汉语教材当中的生词翻译问题。虽然对外汉语教材的生词翻译已有涉及,但研究对日汉语教材生词翻译问题尚且十分薄弱,浅显。

日本学者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微乎其微。尽管有诸如浅野雅樹(2015)、杉村泰(2015)等等一些学者研究汉语,但总体而言,日本学者对于汉语的研究多偏重于汉语生词的使用和语法构造上,对于生词的翻译问题并没有给予很多关注。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研究人员在对日汉语教材的生词翻译相关领域的研究较为欠缺。然而,国内对外汉语教材生词英语翻译问题相关研究却很丰富,卢桂芝(2010)、徐品香(2010)等学者们对此类问

题都有独到见解。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解决对日汉语教材生词翻译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生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胡明扬指出:“语言说到底是由词语组合而成的,语音是词语的具体读音的综合,语法是词语的具体的用法的概括,离开了词语也就没有语言可言”。^[1]

陆俭明也提到:“对外汉语教学,从教学内容上说,词汇教学应属于重点教学内容,特别是在初级阶段;一个外国学生要学好汉语,重要的是要掌握大量的词汇,要有足够的词汇量”。^[2]

可见,词汇是语言的“基石”,是学习语言首先就要面对的一道难题。而生词的翻译则是起到“桥梁”作用。好的翻译能使学生迅速而准确的理解生词,理解课文;它使老师从冗长的生词解释中脱身,将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到讲解语法和把握课文内容方面。相反地,不当的生词翻译会让学生摸不着头脑,对课文理解造成一定阻碍,更有甚者,可能会出现“母语负迁移”现象。

语言学家Fries针对“母语负迁移”现象曾指出:“在外语课堂环境下,学习者母语对目标语的学习起决定性作用,而母语的语法规则和规则会不时地迁移到学习者,特别是初学者学习外语过程中,这是初学过程的突出表现。”^[3]

下面是某培训机构里一名学生的作业:

“我的朋友叫袁锋。他是南京人。他很帅。他很忙,总是加班。他喜欢小笼包和啤酒。我不喜欢小笼包。小笼包太热了。我喜欢炒饭和啤酒。”

可以看出,这份作业里有一处明显错误:“小笼包太热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母语负迁移的例子。“热”这一生词是在此书中的日语解释为“暑い/熱い”。所以,学生理所应当地认为“小籠包が大変熱い”的汉语就应该是“小笼包太热了。”可见,生词翻译是否适宜,直接关系到学生对生词的理解与运用。适宜的翻译能使学生正确理解生词含义,从而使学生能正确运用;反之,则会使学生出现“母语负迁移”现象,对其学习外语造成阻碍。

三、《我的汉语教室》中的生词翻译问题

近年来,小语种方向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也有了质的飞跃。但是,和对英汉语教材的系统性和丰富性相比,小语种的教材大都是一些速成类教材。特别是在对日汉语教材中,能够成套、成体系的传统教材更是凤毛棱角。《我的对外汉语教室》是现阶段

对日汉语教材中最具系统性、使用最广泛的一套教材。因此,选取《我的对外汉语教室》这套教材来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研究意义。其主要的生词翻译问题如下:

(一)生词与翻译词性不一致

生词和翻译词性不对等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语的词性和原语不一致,具体见表1。

表1 生词与翻译词性不一致

词汇出处	生词及其词性	翻译后的词性
初级第一册第9课	病(动词)	病气(名词)
初级第一册第10课	要(助动词)	要求(名词)
初级第二册第2课	逛街(动词)	ショッピング(名词)
初级第二册第8课	堵(形容词)	ふさぐ・さえぎる・支える(动词)
初级第三册第1课	懒(形容词)	怠け者(名词)、不精(形容动词)
初级第三册第2课	晚(形容词)	遅れる(动词)、遅い(形容词)
初级第三册第2课	带(介词)	引き連れる・率いる(动词)
中级第二册第1课	挤(形容词)	周りの人や物を押しのける(动词)
中级第三册第3课	偏(副词)	偏る(动词)
中级第三册第5课	时尚(形容词)	はやりの(名词)

(二)生词意义大于翻译释义

生词意义大于翻译释义是指一些生词在翻译过程中,某一部分的意义缺失,译语不能完全传达出汉语生词所表达的意义,具体见表2。

表2 生词意义大于翻译释义

词汇出处	生词	翻译
初级第一册第1课	再见	さようなら
初级第一册第4课	见面	会う
中级第三册第7课	和尚	和尚
中级第三册第10课	倒	お酒を入れる
中级第三册第5课	轻便	軽い

(三)生词意义小于翻译释义

生词意义小于翻译释义是指译语意义或所表示程度过于宽泛,容易引起学生的误解,具体见表3。

表3 生词意义小于翻译释义

词汇出处	生词	翻译
初级第一册第4课	在	~で・~に・~している・いる・ある
初级第二册第3课	图片	図画・写真
初级第二册第4课	支	助数詞~本
初级第二册第4课	别	してはいけない、しないほうがいい
初级第三册第6课	家长会	父母会

四、对外汉语教材生词翻译问题的成因

(一)教材编写方面的原因

由于国家对对外汉语学科的重视,市面上大部分的对外汉语教材,都由高校的出版社进行编辑和翻译。例如《发展汉语》、《新实用汉语课本》《汉语

口语速成》等经典教材,都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是,《我的汉语教室》这套教材显得有些特殊。这套教材是由国内有名的对外汉语培训机构——“爱马德”所编写,虽然培训机构编写的教材首先考虑到社会上对外汉语学习者的需要,课文题材会更加的新颖时尚,在教学方面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4]但是,在审校和生词翻译方面,和高校出版物还存在一定差距。这套书生词最大特点是不标注词性,也许是考虑到会存在生词词性和翻译词性不对等的问题,干脆省略。但是,这却给学生在预习、复习课文时带来不便,更给教师讲解课文带来麻烦。可见,虽然在教材内容与针对性方面,培训机构更能满足学生,但是在如生词翻译、词性解释等细节方面,传统高校出版社更胜一筹。

(二) 汉日语言相似方面的原因

在日语语言体系创建之初,汉语就以“原始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共同组建,构成了词汇系统^[5]。现代日语当中也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汉字。这些汉字不仅仅为我们学习日语提供便利,同样也会让我们掉入“陷阱”中。由于中日两国某些汉字通用,使一部分翻译人员产生思维惯性,觉得既然日语当中有对应的汉字,意思应该也差不多,长此以往就会导致“拿来主义”。以“和尚”一词为例,书中它的日语翻译也是“和尚”。中日两国词汇体系中都有“和尚”,但是所表达的意思并不完全一致。储泰松指出:(中国)南北朝以前基本上用“和上”,唐以后多用“和尚”,均表示对僧人的尊称。宋初沿用唐制,在京师设有译经院,遴选天下有德高僧充任其中,大多朝廷授有“大师”称号,因而出家人以得到大师封号为荣,“和尚”的称呼自然贬值^[6]。

由此可见,汉语中的“和尚”原义已经有所变化,现在泛指一般出家男性。日语中的“和尚”则是保留了汉语的原义,还是用来形容高僧大德。一般僧人叫做“坊主”。所以,日语“和尚”的等级实际上是要高出汉语。也许翻译人员并没有详细查过日语“和尚”的意义,认为汉字一样,意思的偏差也不会太大,这恰恰是日语给我们设下的陷阱。这一点,也是与生词英译问题成因最大的区别。

(三) 汉日语言差异方面的原因

叹词翻译欠缺也是本书生词翻译的一大特点。像“哎呀”“哈哈”“呵呵”这样的叹词,教材给出的翻译十分局限,甚至有些在生词表里都没有出现。例如“呵呵”一词,它的上下文语境如下:

罗杰:我考虑一下吧。再看看这套——在西康路,租金也不贵,三千五一个月。

李强:可是这套比那两套下,是一室一厅。

罗杰:我一个人住,够了。我喜欢这套,就在公司旁边,太方便了。

李强:呵呵,你想每天睡懒觉吧。

——选自《初级第三册第1课》

“呵呵”这一语气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表达的语义也不尽相同。在这里,它表示李强了解的罗杰的选房动机,并开玩笑似的打趣罗杰。但是,这一叹词却并没有在生词表中出现。

诚然,中日叹词界定本身就是难点,不管是汉语还是日语,将叹词作为一个词类,这一点没有争议,但它属于实词还是属于虚词各家学说并不一致^[7]。用一种暧昧的词类来解释另一种暧昧的词类,其结果也只能是含糊不清。再加上日语中的感叹词还有性别差异,而汉语感叹词对语言环境高度依赖性,进一步加大了教材叹词的翻译难度。

(四) 汉日文化差异方面的原因

宋永培先生说过:“语言的基础是词汇,核心是词义,因而语言词汇与文化的真切关系,应当深入到词义与文化的关系去说明。”^[8]在翻译生词时,不仅要译出其字面意义,更需要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在此方面,此套教材也有所欠缺。

例如“家长会”一词。众所周知,家长会一般从小学开到高中,一学期在期中、期末各开一次,主要方便老师与家长就学生成绩进行交流,也会谈及孩子在学校的一些表现。《我的汉语教室》将其翻译成“父母会”。然而,日语“父母会”的实际意义指的是为了让孩子能有愉快的学习氛围,过快乐的校园生活,由家长自发组织的保护性团体。具体活动内容包括:家长与家长、家长与老师就学生的近况进行一些交流,不定期地组织茶话会和校外活动,帮助学生减少学习压力。而且,日本教师一般顾及学生和学生家长感受,不会在公开场合谈论学生的具体成绩。除了成绩以外,教师更注重学生的人际交往,课外兴趣等等,这实际与中国的“家长会”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家长会”并不等于“父母会”。出现这样的翻译,或许是由于翻译人员只看到了两个词汇有意义重叠的部分,并没有深入比较过这两个词汇背后的文化含义。

五、从汉日对等关系谈教材生词表日语翻译策略

日语和汉语自古一脉相承。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中日两国的独特文化在不断发展,相对地,词汇的意义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要明确一个观

念:在汉语和日语中,并不是所有词汇都有对应的翻译解释。很多汉字一致的生词,意义也不一定完全相同。更多的是只有部分意义重叠,甚至存在翻译空缺现象。《我的汉语教室》里出现的生词翻译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两点。这里以上述两点为基础,来探究对日汉语的生词翻译方法。

(一)完全对等关系中的生词日译方法

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生活经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互不相同,不同语言之间在选择词汇时,不可能出现绝对的一致。尽管如此,由于人类生活在同一物质世界里,自然生活条件基本上是相同或相似的,因此我们各自的语言中就存在着不少选词、用词上的相同、相近之处,这一语言特征也被称作“不同语言之间的偶合现象”,也就是两种语言词汇间的完全对应关系。^[9]因此,虽然中日两国词汇存在一定差异,但是有一些表示客观事物、动作和描写性语言,完全对等的可能性很大。例如“吃”对应“食べる”、“衬衫”对应“シャツ”等等。这类词汇往往汉语意思固定单一,不容易变化,可以轻松找到准确翻译。

(二)不完全对等关系中的生词日译方法

然而,大部分词汇与翻译之间并不存在完全对应关系。生词与翻译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种缺失关系。下面以《我的汉语教室》较为典型的三种翻译问题为例,试论在不完全对等关系中,生词如何翻译才能更容易被学生和教师接受。

1. 词性不对等的生词日译方法

在《我的对外汉语教室》中,有一部分生词翻译并不是意思不对等,而是翻译所用的生词与原生词的词性不统一。例如“挤”。课文中的原句是“我去纽约和伦敦出差的时候,看见那里的地铁也很挤。”可以看出,这里的“挤”明显是一个形容词。但是其日语解释为“周りの人や物を押しつける”。从解释来看,“挤”就不是描述性质的形容词,而是表示动作的动词了。笔者查阅发现,“挤”在日语当中的一般译法为“込む、込んでいる”,虽然意思一致,但是词性始终无法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应优先意思而非词性。生词的翻译目的首先就是要将明确的意思传达给学习者,让其在头脑中形成正确的概念,而词性等等更加细致的用法则交给教师来解决。

2. 汉语词汇意义大于日语的生词翻译方法

还有一些词汇翻译就存在很明显的局限性。例如“见面”一词的翻译。见面在汉语中属于动宾离合词,而动宾离合词的特点就是动宾组合固定,

不大能用别的成分来替换。也就是说,“面”本身就是“见”的宾语,后面不能再接其他的宾语词。但是其日语翻译为“会う”。“会う”一词只表示动词词性“见”,没有将其宾语部分的“面”翻译出来。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们经常会遇到“我明天见面朋友”这样的句子。因此,将翻译改为“顔を合わせる”较为适宜。在此短语中,既有动词,又有宾语,在词义和词性上都能与原词保持一致。当然,并不是所有生词又能找到对应翻译。

当遇到日语词汇不能完全诠释出汉语生词的情况,可以选择加注的方式,对日语词汇进行补充。例如书中“倒”一词的解释为“お酒を入れる”。学生看到这样的翻译,就会认为“倒”一词只能与“酒”搭配,想表达“お茶を入れる”这一短语时就会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可将其改译为“(酒・お茶などの液体)を入れる”更便于学生理解和运用。

3. 汉语词汇意义小于日语的生词翻译方法

导致汉语词汇意义小于日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汉语词汇本身意义比较多,翻译人员不仅将本课生词的意思表达出来,还将本课没触及到的意义也一并罗列出来。例如“别”。其日语翻译为“してはいけない、しないほうがいい”。这两个翻译都表示否定,但是语气却有很大差别。“してはいけない”是申明禁止、规制等的表达方式。老师对学生或父母对孩子发出警告以及表示公共规则时,常用本句型;而“しないほうがいい”则表示在向对方提出自己的意见或一般性的意见时,或劝导对方时的表达方式。虽然究竟要不要这样做还是由对方的判断来作决定。所以,“しないほうがいい”的语气比“してはいけない”要委婉柔和很多。课文中秘书王慧提醒自己领导木村;“木村先生,您下午三点有会,别忘了。”虽然“しないほうがいい”并不是句话的最佳译法,但明显要好于“してはいけない”。而在表示强烈禁止的“别看!”这类短语时,“してはいけない”则更为贴切。

当然,这里也牵扯到一个翻译理念:是应该只翻译生词在本课中的意义,还是应该将其意义一并罗列,再由教师进行讲解?其实,在初级阶段,第一种理念较为适宜。学生刚学完拼音,能正确地掌握生词的发音和写法已经很不容易。如果在一课中将多义词的意思全部罗列出来,对初学者来说,分别记忆是很大的工作量。虽然其他意义可以通过教师讲解来学习,但是,由于不是本课出现的意义,在复习时既没有上下文,又缺乏练习巩固,如果导致词义混乱,反而得不偿失。因此,在初级教材中

多义词只保留本课词义,既便于学生学习,又便于课后复习巩固;到中高级,学生已经具备了较大词汇量和一定水平的基础知识,又有扩大词汇量的需求,那么在重点词汇可适当地进行词汇扩充,满足学生要求。

六、结语

本文以《我的汉语教室》这样一套在对日汉语教材中较成体系的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在认真查阅

中日两国学者对于对日汉语生词翻译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学者对对外汉语词汇问题的研究成果,归纳并总结了教材中出现的生词翻译问题;其次,重点分析翻译问题成因;最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简要探讨了对日汉语教材生词翻译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法。通过初步探索对日汉语教材生词翻译类型,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生词翻译问题形成原因,从而能更好地提出解决方案,使日本学生学习汉语更加轻松愉快。

参考文献:

- [1] 胡明扬.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汇教学的若干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1997(1):14-19.
- [2] 陆俭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法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3):1-8.
- [3] 周晓婷.初中英语词汇学习中的母语负迁移现象探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3.
- [4] 李莹.对外汉语教材中的词汇英译问题研究[D].广州:广州大学,2012.
- [5] 李红.近代日語詞彙体系型化過程中漢語同構現象解析[J].惑問,2015(28):53-60.
- [6] 储泰松.“和尚”的语源及其形义的演变[J].语言研究,2002(1):83-90.
- [7] 刘元满.汉日叹词特点的比较[J].汉语学习,2000(1):41-45.
- [8] 宋永培.中国文化词汇学的基本特征[J].汉字文化,1990(2):47-50.
- [9] 王子君.对外汉语教材生词表英语译释问题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0.
- [10] 晁淑贞.《跟我学汉语》系列对外汉语教材词汇问题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9.
- [11] 黄士彬.初级对外汉语教材生词英译问题考察[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5.
- [12] 唐智为.从对等理论看对外汉语教材生词英文注释[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
- [13] 王珂瑛.现行对外汉语教材生词表的汉英翻译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 [14] 张慧书.二语习得中的汉语负迁移现象分析——以日语中“汉语”词汇为例[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6(7):32-36.
- [15] 唐振华.论汉译英中的文化负迁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1):47-50.

(责任编辑:胡金频)